

居住距离对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

李冰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本文以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为主要数据来源,采用两部分模型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代际居住距离对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子女与农村父母的代际居住距离变远,子女给予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数额均显著增加;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使得子女密切看望父母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居住地在同县市其他村庄的子女比其他子女与父母密切联系的可能性更高。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来促进农村家庭的代际互动,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居住距离;农村;老年父母;代际支持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老龄化进程也同样在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乡城人口流动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地区,子女的异地流动降低了中老年得到照料的机会(温兴祥等,2016)^[1]。此外,由于精神疾病造成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也不断发生,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十分值得关注(刘燕舞,2013)^[2]。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但在农村地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给付水平明显偏低。长时间内,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在中国农村地区,成年子女作为农村父母进入老年以后获得所需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其提供的代际支持占据了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部分。而近年来,随着家庭观念转变等因素,农村社会普遍出现了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作为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主要场所,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变,传统代际居住模式和以往的居住距离均发生了变化。居住距离的变化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亟待研究的主题,对于改善代际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居住距离对子女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影响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鄢盛明等(2001)^[3]、谢桂华(2009)^[4]研究指出,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并未影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但会影响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给予的支持。宋璐等(2008)^[5]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老年人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以及内部的分工模式,打破了家庭成员原有的养老资源平衡导致代际之间更大的地理分离从而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减少了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在稳定的家庭环境,阻碍了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交流。子女外出使得老人与子女在地理空间上产生距离,改变了原有的代际精神交流的形式,影响了代际情感交流的频率和深度,易造成老人的情感慰藉处于“问题化”的状态(方菲,2009)^[6]。聂焱(2011)^[7]认为劳动力外流使得空间距离增加、相对经济状况下降,并且由于外出子女的经济供养能力普遍较低,子女的赡养意愿由自律转为他律,赡养能力偏低。狄金华等(2014)^[8]研究指出居住距离对于老人获取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均无显著影响,只对日常照料有影响。但也有研究指出,随着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居住距离增加,老人得到的生活照料减少,但经济支持增加,因为子女给老年父母的汇款增多(Sun, R., 2002)^[9]。Zimmer & Kwong等(2003)^[10]研究发现,在农村中,不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资助要高于同住子女。杜鹏等(2004)^[11]认为,外出子女通常会考虑到自身对老年父母照料不足,进而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进行补偿,相当于“金钱换时间”。张文娟(2012)^[12]认为在同样离家外出的情况下,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远,其为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越多,但也意味着他们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和情感交流的就会越少。

上述文献显示,距离对于子女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影响的已有研究存在争议,鉴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有必要通过全国代表性数据对居住距离对子女向农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3 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同时匹配利用了2013年的部分调查数据。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原则:(1)老年父母群体均满足2015年接受采访时年满60岁的标准。(2)子女群体均满足年满25岁且非全日制脱产学生的标准(江克忠,2013)^[13]。依据以上原则对数据进行调整并删除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老人样本数为3888个,子女样本数为10856个。

3.2 变量设置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子女对农村父母的代际支持。包括两部分: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情感交流。其中,代际经济支持是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包括老年父母接受该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的二分变量和接受该子女经济支持数量的连续变量,连续变量定义为过去一年该子女给予老人的现金或者实物的现金数量;若老年父母得到该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量大于零则定义二分变量为1,否则为0。代际情感交流用该子女与父母的探望频率和联系频率来衡量¹。设定每周至少与子女见面或联系一次为情感交流密切,设定为1,其他为0。

本文的关注变量是代际居住距离,CHARLS中调查记录了被访者的

每位子女与被访者住所的居住地距离范围,包括同住、同一或相邻院子、本村其他房子、本省其他县(市)、外省等。本文选取同一或相邻院子、本村其他房子、本省其他县市、外省作为分类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子女特征变量与老人特征变量。子女特征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收入水平、是否为长子、16岁以下子女数量、是否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父母是否帮助照料孩子;老人特征变量:个体特征、是否有个人工资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是否与子女同住、子女数量。

变量具体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代际经济支持总量(对数)	过去一年接受该子女经济支持总额,取对数	6.68	1.27	1.61	11.87
	是否有代际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接受该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1,未接受=0	0.76	0.42	0	1
	是否密切看望	该子女每周看望父母次数大于等于一次=1,小于每周一次=0	0.30	0.46	0	1
	是否密切联系	该子女每周联系父母次数大于等于一次=1,小于每周一次=0	0.30	0.46	0	1
	代际居住距离	该子女(或配偶)住在哪里?同院或邻院=1;同村=2;同县市=3;外省=4;	2.89	0.89	1	4
子女特征变量						
教育程度	性别	女性=1,男性=0	0.55	0.50	0	1
	年龄	连续变量	43.09	8.21	25	77
		未接受过教育(文盲)=0,小学毕业及以下=1,初中毕业=2,高中毕业及以上=3	1.47	0.86	0	3
	健康状况	很好=1,好=2,一般=3,不好=4,很不好=5	2.33	0.99	1	5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	已婚且与配偶共同居住=1,其他=0	0.91	0.28	0	1
	收入水平	收入评分1-12	5.81	1.97	1	12
	是否为长子	是=1,否=0	0.15	0.36	0	1
	16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数	连续变量	0.73	0.87	0	6
老人特征变量	是否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	是=1,否=0	0.15	0.36	0	1
	父母是否帮助照料孩子	是=1,否=0	0.10	0.30	0	1
	受教育程度	未接受过教育(文盲)=0,小学毕业及以下=1,初中毕业及以上=2	0.70	0.67	0	2

收稿日期: 2020年1月22日。



	健康状况	很好=1,好=2,一般=3,不好=4,很不好=5	3.16	0.95	1	5
	婚姻状况	已婚且与配偶共同居住=1,其他=0	0.59	0.49	0	1
	是否有个人工资收入	是=1,否=0	0.10	0.30	0	1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4.26	1.64	1	15
	是否有成年子女同住	是=1,否=0	0.36	0.48	0	1
	地区	西部=1,中部=2,东部=3	1.37	1.26	1	3

3.3 模型选择

针对代际经济支持使用两部分模型,第一阶段是成年子女是否给父母经济支持,称为“参与决策”;第二阶段为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数额,称为“数量决策”,并且这两个阶段是相互独立的过程,允许其有不同的决策机制。代际经济支持的研究模型由代际经济支持概率模型和代际经济支持数量模型两部分组成。

关于代际经济支持的两部分模型可以表示为:

$$f(Y_i^1|X_i) = \begin{cases} P(D_i = 0|X_i) & \text{若 } Y_i^1 = 0 \\ P(D_i = 1|X_i)f(Y_i^1|D_i = 1, X_i) & \text{若 } Y_i^1 > 0 \end{cases} \quad (1)$$

其中 $f(Y^1|D = 1, X)$ 表示代际经济支持的密度函数。 X_i 为解释变量向量。

对于第一阶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参与决策 D_i , 使用 Probit 模型来进行估计。成年子女给予老年父母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D_i|X_i) = \alpha_0 + \alpha_1 distance_i + \alpha_2 Z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distance_i$ 为子女与老人的代际居住距离变量, Z_i 包含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解释变量, ε_i 为扰动项。

第二阶段时关于子女给老年父母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量决策方程,利用对数线性方程来进行估计。成年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金额对数可以表示为:

$$\ln(Y_i^1|D_i = 1) = \beta_0 + \beta_1 distance_i + \beta_2 Z_i + \mu_i \quad (3)$$

其中, $\ln(Y^1|D_i = 1)$ 表示提供代际经济支持子女经济支持金额对数处理。 μ_i 为扰动项。

针对代际情感支持部分,这部分利用 Probit 模型来研究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

$$Prob(Y_i^2 = 1) = \gamma_0 + \gamma_1 distance_i + \gamma_2 Z_i + \tau_i \quad (4)$$

其中, Y_i^2 代表子女是否密切看望(联系)老年父母, τ_i 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代际居住距离对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表 2 显示了子女对老年父母进行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的两部分模型回归结果。利用 Probit 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分别对代际经济支持概率和代际经济支持程度进行回归。从表 2 可知,控制一系列子女特征变量和父母特征变量后,随着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居住在同县市的成年子女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提升 7.4%,居住在外省的成年子女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提升 8.4%,且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时,相对于与父母居住在同院或邻院的成年子女而言,居住在同县市的成年子女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总量的对数增加 16%,居住在外省的成年子女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总量的对数增加 52.9%。从总体来看,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并没有阻碍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随着距离的增加,子女给予老人的经济支持数额也增加了。主要原因在于居住距离较远的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照料与探访的难度大、成本高,故通过提供经济支持的手段来弥补或者替代在照料父母上的不足或缺失。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亲子空间距离急剧增加,空间距离的增加势必会阻碍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因此外出务工或者与父母居住距离较远的子女更可能选择对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4.2 代际居住距离对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

表 2 同时给出了非同住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情感支持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相对于居住在同院或邻院的成年子女而言,居住在同县市非同村的成年子女与老人每周至少联系一次的概率显著提升,而居住在外省的成年子女与老人密切联系的概率不显著,显然居住距离过远不利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而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也未能显著促进远距离居住子女与父母间的密切联系。在农村地区,在外省居住的子女多为外出务工,生活环境及收入稳定性一般较差,此外,远距离的通讯成本也较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居住距离对成年子女密切看望老年父母的概率产生显著影响。边际效应结果显示,相对于居住在同院或邻院的成年子女而言,居住在同县市非同村的成年子女密切看望老年父母的概率显著下降 40.6%,而居住在外省的成年子女密切看望老年父母的概率显著下降 59.9%。可见随着居住距离的增加,子女看望父母的频率大幅下降,对父母的情感交流和日常照料也越不足。

表 2 居住距离对子女向农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影响

变量名	代际经济支持		代际情感支持				
	代际经济支持概率		代际经济支持程度		联系频率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居住距离(同院及邻院)							
同村	-0.059 (0.079)	-0.018 (0.024)	0.004 (0.082)	0.167 (0.152)	0.053 (0.047)	-0.102 (0.081)	-0.037 (0.029)
同县市	0.271*** (0.082)	0.074*** (0.024)	0.160* (0.082)	0.297** (0.148)	0.097** (0.045)	-1.095*** (0.085)	-0.406*** (0.030)
外省	0.310*** (0.083)	0.084*** (0.024)	0.529*** (0.081)	0.219 (0.147)	0.070 (0.045)	-1.978*** (0.091)	-0.599*** (0.028)
子女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老人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47*** (0.299)		6.069*** (0.273)	0.252 (0.359)	0.467 (0.308)		
样本量	6,473	6,473	5,141	4,211	4,211	6,160	6,160

注: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 *** 表示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分类变量的参照项。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全面分析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强化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物质帮助。距离变远使得子女看望父母的频率降低,但居住距离为同县市非同村子女与父母联系密切的概率显著增加。虽然距离并未阻碍子女对农村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子女对亲代仍维持了较强的代际经济支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内的代际情感交流。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和社会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现代通讯技术的互动方式可以克服时空可及性的困难,促进代际情感支持程度的提高。所以政府应加大农村地区通讯网络等硬件设施建设,宣传普及现代通讯手段的使用,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代际情感支持;此外,还需要加强地区的交通便捷性,在客观上,降低回家所需成本,缩短子女回家探望老人的时间。

大量农村中青年进入城市工作,职业的变动和居住距离的增加都会导致照料老年父母的时间、空间上的困难,异地流动降低了农村父母得到照料的机会,完全依靠农村家庭成年子女照料老年父母存在着现实难度。因此,在维持家庭内部养老责任、提供应尽的照料义务的同时,政府应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和支持社会老年服务。一方面,政府可以定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查和健康教育;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加强社区老年照料机构建设。应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费用、照料类型等相关内容,与农村当地的养老照料实践相结合,推动正式照料作用的发挥。

注释:

1. CHARLS 问卷问题:您多长时间能见到您的孩子以及您与您不住一起的孩子多长时间联系一次,包括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选项设置为:差不多每天、每周 2-3 次、每周一次、每半个月一次、每月一次、每三个月一次、半年一次、每年一次、几乎没有、其他。

参考文献

- [1] 温兴祥,肖书康,温雪.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6(05):64-73.
- [2] 刘燕舞.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1980-2009)[J].南方人口,2013,28(02):57-64+56.
- [3] 郭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01):130-140+207-208.
- [4]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J].社会,2009,29(05):149-167+227.
- [5] 宋璐,李树苗,李亮.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03):10-18.
- [6] 方菲.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探讨[J].农村经济,2009(03):107-110.
- [7] 高建新,李树苗,左冬梅.子女分工方式对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1,17(06):16-22.
- [8] 欧金华,魏利香,钟添宝.老人居住模式与养老资源获取——对谢桂华研究的再检验[J].北京社会科学,2014(05):65-72.
- [9] Sun R. Old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J].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3): 337-359.
- [10] ZIMMER Z, KWONG J.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J]. Demography, 2003, 40 (1): 23-44.
- [11]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桂江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06):44-52.
- [12] 文娟.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2,36(03):68-80.
- [13]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证据[J].经济评论,2013(04):37-46.